

陪你游甘孜

色达然然夺村游记之一

◎韩晓红

然然夺藏语意为沟顶部色带栗色，“夺”沟口之意，故名。

走进色达然然夺村，就走进了红色和棕色之间，既有红色最直观的视觉感受，又感受到棕色的沉稳与内敛，这样的哲学意味令我的旅行极富哲学与情感意义。

然然夺村，在沟顶部呈现出意蕴深刻的栗色，这样的色调，既承载着中国书法文化里的“藏锋”内涵，又蕴含着西方哲学思想的“节制”意蕴，这深刻的色调把这个游人带入深刻的思考，又令我享受到深刻的哲理。

我行走在然然夺村的小路上，望着沟顶的栗色，听着牧女高亢的山歌，我的情感世界过滤出深刻的思考，想那栗色虽没有红色的炽烈，然而，它的温暖却是收敛而含蓄的，这是另一种情怀，理应是一种更为深沉更为持久的情感，我的脑海里浮现出旧书的封面、深秋的落叶，原本比较抽象的概念

仿佛更容易得以理解。

仰首欣赏然然夺村的蓝天白云，天空的湛蓝，白云的飘逸，远山的起伏缠绵，四周的绿草水石，尤其然然夺村人对生活的闲适与笃定，活跃的思绪把这一切与书法里的“藏锋”，绘画里的“留白”，哲学里的“退后一步”联系在一起，这样的色调形成一个整体结构；哲学、情感、存在意义。

正如我在然然夺村崩科房里写下的诗行：

《然然夺村》

我迎着栗色走来
像一枚果实跌进斜阳
怎么会有这样深邃的思想
风在枝头怔住了
阳光装饰了我的向往
而秋天突然有了方向

我深信然然(栗色)是暖的

暖意比夕照迟缓
比农家初熄的炉火
多一道光晕
“然然”(栗色)彰显的曲线
渐渐收拢成
我脉管里的纹章

然然(栗色)是轻的
像那位牧女舞蹈温柔的手时
飘落的那一缕情意
应该是乡村里没有说出的
那句诺言
在沉静中划出半透明的
生活真谛

我贪婪地拥着栗色
所有的步履都在深邃中沉思
还是陈年度诚的幽香
流淌在我情怀的发丝间
祖先的储存在“然然夺”
名称的秘语

永不消失的栗色
令我这位痴情人
俨然在用思想的虔诚
轻轻地剥一颗真实的栗子
当坚硬外壳裂开时
然然夺的整个黄昏
都露出金黄的果肉

然然夺村，不是一个平常的高原村庄，在我的心里，就是一座古城，这里有丰厚的历史，有英雄格萨尔的足迹，有深邃的思想。

我沿着然然夺村的山路行走，踏着绿草丛生的路径，有微风吹拂，有小鸟依依，有溪水缠绵，有挺拔树群相迎，有蓝天的深邃，有云彩的舞姿，更有热情的村民，有清亮的山歌浸润，更有英雄格萨尔王在这里留下的传承。

在村路上行走，我就是那个寻路的人，探宝的人。

而然然夺，则是那一座蕴藏着思想宝藏的乡村。

故乡秋韵

◎张满仓

故乡的秋韵
是从田间飘至我们农家小院内的一缕缕果香
正是这一团团无形的火焰
日日夜夜温暖着我们乡村儿女的心房

故乡的秋韵
是站在田间的玉米们
这群守卫我们村庄的勇士
怀揣的那杆漂亮的红缨枪
只有我们这群在田间劳作的乡村儿女
才有机会亲眼目睹秋姑娘这个大魔术师
用双手怎样把揣在玉米们怀中的红缨枪
变成光彩多目的金铜
……

故乡的秋韵
是站在田埂上的高粱们
举起的那燃烧的火把
正是这群善良而勇敢的北方大汉
不拒风雨冰霜
用高举他们手中的那红色的火把
不仅照亮了故乡的田野
还照亮了生养我们的村庄

啊!故乡的秋韵多得数不尽更赏不完
我知道,其中最美的秋韵不是别的什么
正是我们乡村儿女们在欢庆丰收时
那一张张写满幸福的笑脸

父亲的菜园

在父亲去世前
我家门前一小块土地是他的菜园
那时，每到秋天
我家的玉米田的色彩单调
只是金黄一片
也许是因为秋姑娘心疼他而偏爱他
她知道他年迈体弱仍坚持劳动
为家人把爱奉献
总会饱蘸七色将他的菜妆点

记得在那年初秋的一天
父亲因病匆匆忙忙离开了我
离开了他一直深爱的菜园
但父亲的菜园
并未因此一直荒弃
我不仅继承了他的菜园
还继承了他勤劳的美德这份宝贵的遗产

如今，每到秋天
父亲留给我的菜园的秋色
和他去世前的菜园的秋色一样
总是色彩斑斓
可在我的眼里
那赤橙黄绿青蓝紫
不只是美景也是我对父亲浓浓的思念……

菊香绕篱生

◎陈蓉

秋意初染，外婆便搬出几只旧陶盆，铲松了土。她撒下菊花籽时，动作轻得像怕惊醒酣睡的婴孩。那些微细的种子，刚撒种时像小米粒，后来竟扎出青苗，如初醒的婴孩睁开眼来；再后来，苗儿便沿着篱笆缠络攀援，如同要攀这木栅栏绣一条活生生的花边。

待菊花枝头攒出花苞，外婆便日日去探望。她俯身轻抚那些毛茸茸的蓓蕾，口中轻语，竟如对稚子说悄悄话。秋阳初照，花苞们便再也按捺不住，纷纷绽开——黄的如熔金，白的似凝霜，紫的则像天边凝住的暮色，在篱笆上跳脱出一片闹哄哄的秋意。

篱笆边的菊花一开，连空气都换了味道。那香并非甜腻，而是带着清冽与微苦的幽芳。尤其雨后，冷香入骨，竟似能洗尽肺腑尘埃。外婆此时便摘下几朵，滚水一冲，花瓣在杯中舒展、沉浮，如小小的舟。茶水未饮，清芬已扑入鼻息。外婆啜饮一口，眼角的皱纹便舒展开来，仿佛岁月沉淀的艰辛，被这一口熨帖的温热悄然抚平。

母亲亦爱这菊香，她摘花晒干，用细布缝成小枕。夜里头枕上去，干菊瓣在黑暗里发出细碎的窸窣声，清冽香气缭绕枕畔，竟渐渐渗入梦的边角——清寒之气如丝如缕，将白日里那

些虚浮的燥热悄然化去，只留一个清凉的魂在夜气里微颤。

孩子们却不懂惜花，只知在篱前嬉闹。他们追逐着，小手常拂落花瓣。外婆见了，从不呵责，只笑着摇头：“由他们吧，花籽在风里跑，明年篱下又该添新丁了。”话音未落，一阵风过，果真有细小的花籽乘风而起，如微尘般散入泥土深处——秋光沉甸甸的，它们便藏身其中，静待轮回。

我有时立于篱畔，看那曾灼灼盛放的菊丛，终于褪去鲜色，显出几分枯瘦伶仃的倔强。花瓣纵然零落成尘，而篱笆的缝隙里，却已悄然埋下无数细

小的约定——那是一种无声的诺言，比凋零更持久。

生命原非只有盛放才值得瞩目。看这篱下秋菊，繁华时慷慨以清香涤人心肺，待凋零亦不忘在风尘里播撒渺小的诺言；它把一季的绚烂与枯槁，都化作大地深处无声的续章。

那香息入骨入髓，不单为赏花人而存；它如同一种沉静的誓言，以芬芳为凭，将生命在泥土里刻成印记——花开花落之间，自有永恒在流转。这绕篱的秋光与暗香，竟在时间之外，替我们默默珍藏了岁月的温度与重量。

金黄铺展时，故乡已深秋

◎彭功智

如果为故乡的秋选一个字代言，那一定是“金”字。故乡的秋，从金黄的桂花开始。村头那棵老桂树，枝干盘曲交错，树皮刻满了岁月的印记，金黄的花朵挂满枝头，香气淡雅扑鼻，仿佛要浸透每一寸肌理，像极了母亲轻抚婴儿的手掌，那般温暖。接着走，两旁金黄的银杏叶纷纷掉落，叠层铺展，给古老的村落织了一件黄色的铺盖。再往前，一蓬蓬形似小罐，布满尖刺的金樱子饱满鼓胀，在太阳的照耀下发出金红色的光，仿佛穿上铠甲的“小战士”，威武又呆萌。几个村里人戴上粗布手套，正弯着腰在荆棘间来回踱步剪摘，只听到剪刀声此起彼伏、啪啪作响，脚下的蛇皮袋渐渐鼓胀起来，村里人常说用它来泡酒再好不过了！

二舅家收割回来的稻谷，在村东头晒谷场，摊成一片金色的海洋，每一次翻谷耙划过，就像在大海中腾起道道波浪，稻香随着秋日暖阳欢乐地溢

出。赵婶把花生晒在自家庭院的水泥地上，旁边还堆着晒蔫的花生杆，晒透的花生土黄土黄的，咬起来清脆香甜。李姨的柑橘园收成不错，金黄的耙耙柑压得树枝低垂，惹得馋嘴的孩子们纷纷“寻宝”——专挑个大汁水足的来饱口福，那口水顺着下巴滴在脖子、衣服上的场景，着实诱惑了我。漫山遍野的野菊花，在阳光下“刷屏了”，一群群自带金色光晕的蜜蜂，在花丛中欢快地歌唱。我随手摘下一大束，欲放进副驾驶时，有只小蜜蜂“意犹未尽”地扒在金黄的花蕊上吮吸，任我怎么轻轻抖动花束，它都要赖不走。

午饭后，二爸来喊我和弟弟去他家打柿子。这是一棵高大且上了年纪的老柿树，但它仍卖力地结了满满一树“红灯笼”。我们仰视着累累硕果，准备大干一场，收缴“战利品”。

二爸把木梯稳稳地立在粗壮的老柿干上，堂弟像猴子般灵巧地攀爬上去，

小心地挪到一个树杈中央坐稳。他接过我们递上的长竹竿，对准一挂沉甸甸的柿子，用竿头的铁叉(小钩子)轻轻勾住柿子蒂转一圈，再用手腕轻轻一拧，让柿子顺着竹竿运动，几个红彤彤的柿子便“咚咚咚”应声掉在我 and 弟弟扯着的旧床单上。堂弟挥动长竹竿的速度加快，柿子落得越发密集，我们欢呼道：“哇哦，下柿子雨啦！好大的柿子雨！”“啊，好痛啊！”突然一声大叫，原来是在树上的堂弟被自己拧下来的柿子打中了脑袋，逗得大家哈哈笑。我们打下整整四框柿子，但它又硬又涩，得把硬柿装进竹筐，铺上稻草和柑橘、香蕉等放一起，用它们释放的气体催熟，捂上几天，柿子软了、涩味也退了，吃起来才安逸。

转天天气晴好，我家开始晒南瓜干了。摘回来的南瓜，已在地窖里放了三天，表皮微硬。母亲挑了几个熟透的老南瓜对半切开，刮去金黄的硬皮，掏净里面的瓜瓤，均匀地切成指头厚的

月牙片，一片片摆进竹筛，摆得满满当当的，拿到庭院的石板上晒，任秋阳温柔浸润。晒到第三天，瓜条边角微卷，母亲便用手给每个“小精灵”轻轻翻面，让它们都吸足阳光，过一两天，微卷的瓜条便收缩成柔韧的金色小块，捏在指尖干爽酥脆。这甜糯的零食是孩子们的最爱，他们宁愿冒着被大人责骂的风险，也忍不住诱惑，溜到筛子旁偷拿偷抓。想来，那味道里满是童年，内心深处最朴实的期待吧！晚饭时，母亲挑出两片递给我，一口下去软韧有嚼劲，比果糖还好吃。母亲拍着我的肩膀，微笑着说：“晒好的南瓜干装进玻璃罐子，冬天煮稀饭时放几片进去，香得很，你带几罐走……”

故乡的秋，有韵味有情怀，它是游子弥足珍贵的情感记忆和无法割舍的故土情怀。假期结束，离家的路上下起了雨，秋雨淅沥，绵绵不绝。滴答的雨声，恰如游子在心中诉说着无尽的离愁！

